

ウランバーナの森

一七曜文库

奥田英朗

OKUDA HIDEO

吴伟丽译

# 盂兰盆 森林



# 于盘三盆森林

吴伟丽  
译

WURANBANA NO MORI

© Hideo Okuda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937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兰盆森林 / (日) 奥田英朗著 ; 吴伟丽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12

(七曜文库)

ISBN 978-7-5463-7487-1

I. ①孟… II. ①奥…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4628号

## 孟兰盆森林

- 
- |       |                   |
|-------|-------------------|
| 作 者   | [日]奥田英朗           |
| 译 者   | 吴伟丽               |
| 出 品 人 | 刘丛星               |
| 创 意   |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
| 策划编辑  | 渠 诚               |
| 责任编辑  | 聂文聪 李瑞玲           |
| 封面设计  | 未 氓               |
|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
| 印 张   | 6.5               |
| 版 次   | 2013年9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出 版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发 行 |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br>邮编：100052  |
| 电 话 | 总编办：010-63109269<br>发行部：010-63104979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beijinghanyue.com/">http://www.beijinghanyue.com/</a> |
| 邮 箱 | <a href="mailto:jpg-bj@vip.sina.com">jpg-bj@vip.sina.com</a>              |
| 印 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ISBN 978-7-5463-7487-1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盂兰盆森林

ウランバーナの森……



那年夏天，约翰在轻井泽度假。

自一九七六年来，这是他连着第四年在此度假——正确地说，是妻子惠子的度假。最近几年，约翰都没有工作，而惠子因为和平运动、演讲和写作等工作关系，常常要满世界跑。

来轻井泽度假也是由于惠子的工作关系。惠子的娘家在轻井泽有幢避暑别墅，这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

约翰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陪惠子和儿子，很多人邀请他进行商业演出，却被纽约的事务所逐一回绝。

久而久之，约翰渐渐被世间淡忘。若说他没有丝毫的落寞感，那当然不切实际，但他因此而获得的解放感则是更加强烈。他厌倦了那一张张贪婪的脸，还有世人的取悦和奉承。

选择逃避的结果是，虽然还不至于达到交际恐惧症的地步，但只要一跟人交际便会有紧张感。他尽力远离社交，尽力避开人际交往，哪怕是出席朋友的派对。

所以，在旧轻井泽银座的面包店，当听到有人喊“约翰”时，他总会紧张得心跳急剧加速。

那天，约翰来到街上一家历史悠久的面包店，这家店的

面包卷松软可口、香气扑鼻，深得约翰喜欢。他那天是独自去的，平时都是一家三口出来溜达散步时顺便来买，但儿子朱尼尔这次不愿意一起来，他只好单独出来购物。

收银员小姐对约翰也眼熟了，两人相视一笑打了招呼后，约翰便将托盘放上了收银台，正准备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时，却听到有人在喊：“约翰！”

约翰大惊失色，战战兢兢地回头一看，只见一个五岁左右的男孩正往大门外跑去，去追他的妈妈。

这当然是另一个“约翰”了——在英语圈的国家，这个名字真是太常见了，根本不足以让约翰吃惊。他吃惊的是这声音竟如此熟悉，以致他无法再保持内心的平静！

那声音嘶哑、高亢，像极了妈妈的声音！

一瞬间，他尘封的记忆突然被打开，那感觉就像是被铁锹的尖端狠狠敲了一下。

约翰将目光转向那个妇人，竟觉得她的背影也跟妈妈很像。

“对不起，总共三百日元。”

“哦……给……”约翰稍稍转身，朝妇人看去，心不在焉地慌忙取出一张纸币。

“对不起……”

“啊！怎么了？”

“这个……”

约翰这才发现给对方的是一张超市优惠券，脸庞不禁一阵发热，觉得非常不好意思，慌乱之下，手指颤抖起来，最

后竟把零钱撒了一地。

“糟糕！”

收银员小姐赶忙从里面跑出，蹲下帮忙，约翰捡着捡着，只觉得手指有些不听使唤。他当然也没听清收银员小姐说了些什么，好一阵子才缓过神来。

“嗯……”

“您不舒服吗？流了很多汗啊！”

“不舒服？不……没关系！”

汗滴不断地从鼻尖滴落坠地，脸上阵阵发热。约翰终于付好了钱，冲向马路，寻找刚才那位妇人。

他马上就在人群中找到了这对白人母子，他们正朝着前方二十余米的二手桥方向走去。

再定睛一看，约翰越发紧张，岂止背影，就连红色波浪卷发以及贵妇般的走路姿势都几乎跟妈妈一样！

约翰咽下一口唾液，跟在后面慢慢走了过去。

夏天黏稠的空气包裹着身体，轻井泽虽然地处高原，湿气却颇厉害，上午的太阳尤其毒辣。

孩子在前面跑，妇人的步调也随着时快时慢，为了和母子保持一定距离，约翰也不停地调整步子。他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只是一举一动都仿佛被人操纵着一般。

这对白人母子在人流众多的马路上慢慢走着，似乎没有目标，有时消失在人群中，有时又隐约出现。

有几次，约翰以为他们就会回过头了，慌忙用手遮住视



线——他的视线一直尾随着妇人的脚步，而且是紧跟其后。

他心中充满莫名的恐惧，手脚关节也变得不再灵活。约翰想起自己从前就是这样，一旦内心不安便会立即表现在举止动作上。

他惴惴不安地尾随其后，甚至都忘记了现实的存在。

在路过鹤屋旅馆的时候，跑在前面的男孩停了下来，转过身来催妈妈快走。约翰至此方始看清了男孩的侧面。那是一张陌生的脸，让约翰稍稍恢复了神志。

是的，只是名字相同。除此之外，两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男孩的妈妈也只是与自己的妈妈长得非常相似而已……这让约翰长长地松了口气。

“吓死我了！怎么会这么像？”约翰小声嘟囔着，心情总算稍稍恢复了平静。

那个妇人比自己都年轻，她的孩子那么小，所以她最多也就三十五岁，哪里可能会是自己的妈妈？

约翰的妈妈在他十七岁时就离开了人世，他不仅忘了这一事实，反而惊慌失措，此时不禁觉得自己真是滑稽可笑。

“和他们打个招呼吧！”约翰突然闪现出这个念头，却又有些犹豫。

他害怕打开尘封的记忆，一旦打开的话，就意味着这么多年来为了遗忘所付出的努力全要付诸东流，而他的感情恐怕也再无法控制住了。

他突然觉得多年压抑的感情在一瞬间崩溃，好想不顾一

切像孩子般痛快地哭上一场。

他深吸了一口气，再仔细看了看那个妇人。她与妈妈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虽然也是红发，但妈妈的头发类似于金发。两人穿着的品位也不同——这个妇人穿了一条质量上等的连衣裙，而妈妈的打扮则更加花哨，低胸衬衫甚至让儿时的他都觉得难为情。

他迅速恢复了平静，一时间只觉得自己着实荒唐可笑，不禁“哈哈”纵声大笑起来。真想不到，自己竟误以为听到了妈妈的声音，已经成人的自己，竟然会那般的惊慌失措！

他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额头的汗，又将镜片在胸口擦拭干净。

干爽的清风拂面，让他恢复神智，轻井泽也恢复到了平常的样子。

仔细想想，其实那个妇人与母亲并不很像。虽然两人的身高相近，但是腰围和肩形看起来并不一样。前后只是相隔几分钟，想法就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人类的想法总是忽左忽右，摇摆不定，而错觉往往就是这样驾驭人的。

其实，自己对妈妈的记忆又何曾清晰过呢？当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时，约翰突然又冒出了另一个念头：看看对方的脸吧！

与其事后胡思乱想，还不如亲眼确认一下。

说不定那妇人和妈妈判若两人，亲眼确认后就可以早点忘记今天发生的这件事了。

他下定了决心，深深吸了口气，加大步伐向前方走去。

随着慢慢靠近他们母子俩，他有些紧张起来。

在临近二手桥时，他一鼓作气追了上去。他尽力显得自然得体，偷偷斜视了一眼妇人。妇人意识到有人靠近，目光也转了过来……

他看到的是一张与妈妈似像非像的脸，普通而又呆板。

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幸好是亲眼确认了啊——约翰暗自庆幸着，对妇人微微一笑。

妇人惊讶不解，只得报以一笑。

约翰故意咳嗽了一声，打招呼道：“今天天气真好啊！”

“是啊！”妇人语气轻松地答道。

听到很像妈妈的声音，约翰不觉一惊，本以为自己只会心头一紧，没想到就在那一瞬间，四周蓦地景色大变！

腹中翻滚、一阵作呕、视线模糊、头晕目眩……约翰只觉得腰间一软，不禁蹲了下来，双手抱头。

“啊！您怎么了？”上方传来妇人的声音。

“约翰！约翰！”

这是妈妈的声音，没错！是妈妈在呼唤！

那声音仿佛是从空中降下来的。

迷迷糊糊之中，约翰拼命想挣脱这个声音。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四周笑声响起，脚下的桥似乎在咯咯嗤笑。

约翰的脑子一片空白。

桥似乎在嘲笑一个不敢面对回忆的胆小鬼。

错觉只持续了短短几秒钟。不！可能还不足一秒。约翰浑身麻痹，过了好一会儿才站了起来。

妇人担心地盯着约翰，问道：“没事吧？”

约翰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

“不会是贫血吧？”

约翰又轻轻点了点头。

桥不可能笑，听到的也不可能是妈妈的声音，也许真的是贫血吧。

约翰的手脚慢慢恢复体温，他挺起胸来，深深吁了口气，说道：“对不起！只是突然一阵头晕。”

“是吗？吓我一跳！”

约翰内心充满了自责。

——眼前这个陌生的女人，怎么会是妈妈呢？

白人母子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约翰呆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慢慢站了起来。

他不是很确定自己是否能将此事抛之于脑后。

三天后，就在刚刚入睡之际——

时隔四年，他再次做起了噩梦。

其实，先前已经有预兆了。自从二手桥事件之后，他的腹部便一直莫名地持续疼痛，屡屡发出猛兽般的吼叫之声。

妻子惠子听到“咕咕咕”的响声，常会问他：“怎么了？”

晚上刚一睡下，强烈的不安就会涌上心头，就像儿时与父母走失之后一样。

这不安日趋强烈，仿佛要将他攫入黑暗的深渊。为了使  
自己得以解脱，他不停地深呼吸，在快入睡时，这种不安又  
会像一块巨石突然袭来。

先是锁骨附近有了阵阵的麻痹感，继而传至双肩和下巴，  
之后嗓子眼也堵得慌了……

约翰不禁心头一沉。他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将身体蜷  
缩成一团，双手抱胸以使自己能用上力气。

但是，体内莫名的焦躁感就像滴在清水中的一滴黑墨，  
慢慢地在他全身蔓延。

约翰的嘴巴像鱼儿一样突起，一张一合用力呼吸，大半  
个脸深埋进枕头，只露出一点以确保呼吸。

过了不久，意识渐渐恢复了。其实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形，  
接下来就会心跳加剧，变得惊恐不安，身体莫名其妙失去平衡，  
在伴随着强烈呕吐感的同时，渐渐丧失意识。

约翰双臂交叉，紧紧抱住自己，忍受着“不安神经症”  
这一病魔的肆虐。

忍耐力快到极限了。

他如欲发狂——黑暗正张开大口，要吞噬掉正处于发狂  
边缘的他！

前方，必定是死路一条。

为什么会焦虑不安？

以前不是一直都没事吗？

无数个瞬间的画面在眼前不停地来回闪现，让他无法自拔。

约翰拼命告诫自己：不能发狂！不能软弱！

黑暗从天花板重重往下压来，身体似乎被厚重的被子紧紧包裹，丝毫不能动弹，被肆意蹂躏践踏。

难道有人正压在自己身上？约翰恐惧万分。

难道是惠子？

——快！惠子！去叫医生来！神甫也行！

约翰的心跳越来越快，极端不安的他在床上痛苦地来回翻滚，声嘶力竭地大喊着……但是，他无法确定是否真的喊出了声。

就在发狂和焦躁的混沌之中，脑中突然再次闪现让他恐惧的汉堡港口之夜。

在路灯的照射下，隐约可见两个头发涂着厚厚摩丝的年轻人躲在砖砌的仓库后面。

一个是彼得，另一个正是自己。

一个喝得微醉的英国船员正从眼前歪歪撞撞地走过，四周弥漫着淡淡的雾，杳无人迹。

两人递了递眼色，从后方悄悄跟上。由于毒品的作用，他们得以沉着冷静。就在船员听到背后的脚步声，转过头的那一刻，他们连续挥拳向对方打去。

拳头上的金属护套，给了对方沉重的打击。

如此袭击船员，是要把情况弄得像是流氓斗殴。打倒对方之后，他们抢了对方的钱包，用来买酒喝。这是他们常做的勾当。

但是，只有那晚，对方没被打倒。

对方虽被击中下颌，却只是微一踉跄，然后就恢复了站姿，进行反击。

对方那盛怒的表情把约翰吓得魂飞魄散，本想赶紧逃的，但彼得不肯放弃。

那名船员挥动着粗壮结实的手臂，抓住约翰的衣领，将他提到了半空中。

惊恐万分的约翰拼命挥拳，眼前突然飞溅起血花。他半睁起眼，不顾一切地挥动拳头。

那船员的衬衫纽扣弹了出去，露出他胸前可怕的龙纹刺青。怒龙狂舞的图案让人忍不住浑身战栗，那就像是要把人带进地狱一样。

不知过了多久，约翰清醒过来，却见到船员倒在脚旁，满面是血，像一条金枪鱼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彼得轻轻踢了踢对方的脚——和一件物体没有任何区别。

约翰只听到自己的喘息声在耳旁回旋，心跳的颤音震动着鼓膜。

彼得吓得脸色苍白，浑身打战，牙齿“咯咯”直响。

两人默默无语，对望一眼，跟着便全速逃离了现场。

约翰一边在汉堡码头上狂奔，一边在心里喊：“我杀人了！我的一生完了！”

“我杀过人！”

——这声音虽然极小，约翰却听得清楚明白。

他连忙捂住嘴巴，但为时已晚，感情如决堤般倾泻而出，再也无法抑制。

恐怖到了顶点，整个人完全失控，处于极度不安之中，觉得自己无处藏身。

这时，又传来喊叫声——

“约翰！约翰！”

似乎是妈妈在喊，让他联想起声音沙哑的裸体女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自己真的是精神异常？

就像以前沉迷于吸毒，终日处于空虚狂躁之中一样……

最后，腹部有一阵剧痛袭来。

他从未有过这种体验。

此时的约翰就像一只受惊的小鹿，全身上下都发着颤，在日本避暑胜地别墅的一间卧房里痛苦地来回翻滚。

这种场景，恐怕没人能够想象。

这个夏天，约翰的隐居生活进入了第四年。



医生得意地操着一口美式英语，夸张地发出卷舌音“R”，样子十分开心，当看到憔悴的约翰一脸不解的样子，便主动聊起自己曾在学生时代加入过英语会话俱乐部。这个医生一笑就露出牙龈，举止温文尔雅。

约翰只在贝立兹语言学校学过六周日语，会说英语的医生的确让沟通方便了许多。他推测这医生大概也过了三十五岁，和自己年龄相近。

最近，约翰一直处于痛苦的煎熬当中，精神上的恐慌只是暂时的，但是每天晚上腹部持续疼痛，这滋味当真难受。

下腹部微微凸起，就像腐烂变质的内脏和饭菜在里面翻滚一般，让他备受折磨，体内与一锅蔬菜牛肉浓汤相差无异。

他突然想起“癌症”这个字眼，因此陷入了无尽的不安。好不容易才过上安定幸福的日子，还有一个深爱的儿子……仅仅只是想想而已就足以让他觉得眩晕。

从前，约翰总是有种莫名的感觉——自己不会长寿。由于对将来没有概念，所以无法制订长期的计划。

年轻的时候，他并不害怕死亡，即使是在沉迷于酒和毒品